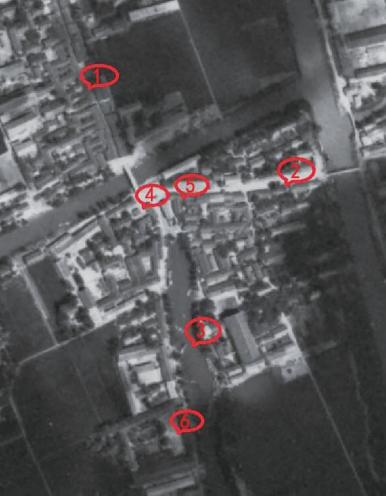


下图左起:崔德耀;1976年美国卫星图上的西安镇区局部(①酒店北街。②酒店东街。③运盐河改道至东侧兴石河后残留在西安镇区的一段河面。④“协泰昌”油米店大致位置,红圈内为当年的西安桥所在位置,红圈左上方为“小桥”,后改建为现酒店大桥。⑤崔德耀牺牲地。⑥西安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即当年的姜家油榨。);解放战争时期南通县警卫团行军中。



辛亥革命功臣 腐败警示录

□白本 丛樾

据《甲骨文研究先驱、民主教育先行者——孙徵》记载:“骑岸镇人张泽霖,是孙徵先生的学生。他在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时,通过学友陈其美(南社社员)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中国同盟会。1911年11月,他闻国内革命爆发,毅然弃学回国,辅佐沪军都督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在攻打清政府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他亲自挥刀上阵与守军展开血战,救出被守军拘押的陈其美;胜利后又成功游说,劝导江苏督军程德全反正,获任江苏督军府总参谋;其后又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与南京守城清兵展开血战,为攻克南京立下战功。荣回通城,任南通警察局警长。”

从这段记述来看,张泽霖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于革命结束后荣回故里,任职警务长。事实上,辛亥革命(10月10日)爆发前,他已在南通任职,而且清末民初当地腐败现象尤为严重,与其脱不了干系。辛亥年三月二十二日,《时报》刊出《南通州腐败之种种》。据此,张泽霖当时已经接任南通警务长一职。在他的管理下,南通警察局比以前更加腐败。张泽霖撤去分局,导致岗位减少,以至深夜没有警察巡逻。南通西门的商户十分担忧,陆续署名,准备自组队伍,保护商家。张泽霖到任不至半月,处处抓人,拘留所中的犯人,已经人满为患。狱中还时不时传出犯人被打的声音。小偷被押到街上示众,犯下刑事案件的犯人,约有四五个,都要缴纳罚金,少则十元八元,多则百元。这些罚金,并未记入公家账本,悉数为官员贪污。张泽霖有个手下——湖北人周某任侦探长。他任意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抓人。有一位裁判员孟梅,多次指出张泽霖违法。两人还多次发生冲突。某日,有人私自押解三人至局内拘留所,张泽霖居然毫不知情,偶然被人发现。经过调查,三人是无辜的,才被释放。

此外,清末许多人吸食鸦片,在南通及其周边地区也是如此。南通鸦片销售当时十分猖狂,禁烟活动形同虚设。烟商毫无畏惧,肆意妄为。他们将鸦片分为小包出售或批发到南通各乡镇,又或周边如皋等地。他们居然还在烟馆中光明正大地开设赌场,不少学界、商界人士都在此下水。

从警局办公受贿敲诈,到烟民公开赌博,无不说明当时之腐败。尤其是张泽霖的生平令后人警醒。他本是一位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却因为腐败、无能,而为后人所耻。



马塘老街

□陶建兵

如皋原有两个马塘:东马塘和西马塘,东西相望,相隔近八十里。1945年秋,如皋分离独立建县后,东马塘成为掘港西部名镇。西马塘在如城东南,距如城二十多里,又称为南马塘。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指南录》有载,从京口(镇江)脱险后,经真州(仪征)、泰州、海安、如皋至通州石港,后从石港经扬子江入海。文天祥从如皋到通州,乘船沿龙游河、古运盐河前行,途经宋家林至马塘,作诗《行马塘》:孤舟渐欲近星斗,星斗当空照夜寒。今夜分明是海角,未便道是天涯。诗中的马塘是如东的东马塘,而宋家林是如今皋南老村宋家桥,龙游河与大明河交汇之处,有一转水墩,四面环水,文天祥在此也写下《宋家林》诗二首。宋家桥离西马塘仅七八里远。虽然文天祥的行程与西马塘擦肩而过,但也是遥遥在望。

南马塘处于如皋中部,历史上江海交汇之处。如皋博物馆藏麋鹿角,便出土于马塘东北肖陆村附近,据测定已有1700年历史,与如皋建县时间相近。可见贾大夫之后1000多年,当年的马塘,依旧是英雄携美射雉驰骋的好地方。

马塘得名,传说有三四个版本,比较可信的有两说。一种说法是:明代一将领从此经过,战马累死,挖塘深埋此地,当地人称为马塘;另一说法:此地有一水塘,曾有军队经过,在水塘边休憩,战马饮水洗澡,称为马塘。据如东县马塘镇修志办公室编著的《马塘镇志》所载,东马塘的地名由来与西马塘两说也类似。如东海滩水草丰美,明代曾设有督马官,令当地居民养马上交。20世纪80年代修建镇影剧院时,地下出土了不少马匹遗骸,东马塘为埋马之地。明代南通地区沿海倭寇猖獗,地名由来或许都与抗倭有关。马塘的得名如在明代,马塘老街的形成可能在明末清初,或者更晚一些。

查阅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所绘《如皋县四境图》,南马塘地名赫然在目,同一界格内还有明家庵与阮家庄。界格五里见方,对角斜线七里,地图标注的位置与距离基本是准确的。此图标注的都是当时较大的村庄,如马塘西北面的仇家庄、西南边左官庄,可见南马塘当时已是初具规模的老村,推测处于马塘乡西南的马塘老街,当时已经形成。

据白蒲文化老人刘政先生、曾在马中任教的仇坚老师所忆:马塘老街东西走向,街长350多米,西边起点与中间有一小段曲折的斜弯,如同一把打开的折尺。老街碎砖细石子铺路,两边是民居和店铺,青砖黛瓦,古意盎然。商铺大多集中在街道北侧,坐北朝南,阳光充沛。街道南边以居民为主,也有零星的店铺。东街过了折尺的拐弯处,有向南向北两个路口,街道南北店铺密集,大有《清明上河图》天桥段的繁华盛况。向南的李耀南洋百货店,字号“天成”,门口一泓碧水,便是传说中的战马洗澡的大水塘。

老街的店铺除南洋百货店外,还有丁帮泰杂货店,自西向东,西首南边邹姓木车行,制作销售当地民间广泛使用的独轮雷篷车。另有冯根友自行车修理部,冯老板原在部队军工修理枪械,高级钳工,专做枪械击发顶针,铁件淬火技艺精湛,退伍还乡后修车,自然是小菜一碟。后人从事汽车模具行业,后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可见家族基因传承之强大。理发店有四五家,金店房四家,宋俊义、王银寿、丁帮贵等都是制作、修补金银首饰的高手,深得农民信赖。除此之外,商店计有四五家,弹棉花店两家,裁缝店两家,烧饼包子铺一家,药店、诊所一家,照相馆一家,短短数百米,可谓商贾云集,店铺鳞次栉比,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一派繁荣景象。

除店铺每天正常营业外,东街的早市也是热闹非凡。马塘老街在马塘乡的西南隅,和白蒲区所辖的花园乡、磨头区所辖的桃园乡相邻,地处三区交界处。它北距如城近30里,南距白蒲近30里,东距丁堰镇20多里,西距磨头近20里,俗称“四不靠”,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小镇却商业兴旺,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为方圆十里的物资集散中心。

马塘街南一里,有马塘庵,又叫明觉寺,道光版地图为明家庵,始建于明朝,有近六百年历史。马塘庵占地近两亩,坐北朝南,一进三堂,庙宇高大,四边沟河及池塘环绕,双码头进入庙门。庙东南角有一土地庙,供奉土地公公。庵北东西两侧、庵前东南角分别有三棵大银杏树,庵西北角一棵最大,直径近二米。当时香火鼎盛,钟磬悠扬,善男信女往来不绝。抗日期间,马塘庵成为日军据点,新四军深夜放火烧庵,大火烧了大半夜,凌晨方熄,数百年古寺化为灰烬。土地庙上世纪70年代拆去,砖瓦木料再利用于修建,土地庙遗址至今犹存。

上世纪70年代,全国大兴水利,马塘老街西人工挑挖一条南北走向的杨马河,南接东司马港,北接杨花桥。80年代,沿杨马河筑了一条沙面公路,各路商店纷纷从老马塘镇迁至公路两边,形成新的沿河农村商业集居地,老街渐渐荒废。到90年代后期,马塘老街便不复存在了。

南通县警卫团崔德耀团长牺牲史实探寻

□吴松延

崔德耀,又名云岩,1907年生于山东邹平,17岁时南下当兵,后以上海英租界巡捕身份为掩护,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入党。1939年3月,崔德耀被派至如皋东乡(今如东县),在江北特委领导下组建了南通地区第一支由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盐民自卫队,并担任队长。此后,他在多个重要岗位任职,于1946年春调任南通县警卫团团长。牺牲后,遗体被运至他视作“第二故乡”的如东苴镇,安葬在苴镇小学,为怀念他,学校也更名为德耀小学。

寻访之路,起自抗战老人的真诚托付

自2015年起,为了解中共江北特委后期活动的一些细节,笔者曾多次拜访抗战老人、早年的江北特委通讯员张慎思(1920—2021)。此间,张老经常主动谈起他在抗战支队政工队海滨工作组及盐民自卫队时的老战友崔德耀,言语间,他对崔的个人魅力、军事才能及组织能力都赞不绝口。因其自1943年起辗转多地工作,直到1964年转业回通才得知崔德耀早已牺牲,除了深感痛惜,面对众说纷纭的牺牲情况,张慎思一直渴望能找到确切说法。受其托付,笔者就此踏上寻访崔德耀牺牲真相的道路。

张慎思,通州刘桥人,在哥哥张慎修(1908—1944,烈士)、姐姐陈瑛(1918—2022,开国中将王必成夫人)的影响下,于1939年1月参加革命。他所获取的有关崔德耀的牺牲情况有不同的版本:一是牺牲地有西安、兴仁等说,二是交战方有羌九与另一支国民党武装之说。为解开这些谜团,笔者查访了有关党史资料、方志书籍,并寻访了相关遗迹,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官方文录,众说纷纭背后的史实疑云

笔者仔细查阅后发现,诸多官方资料虽对崔德耀牺牲情况有所记载,但内容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矛盾之处:

1985年《革命英烈传(抗日战争时期)》:“1946年8月中旬……傍晚,部队准备在陈家酒店(按:西安镇旧称)宿营,谁知与国民党保安团遭遇,崔德耀亲自爬在屋顶上,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谁知一颗罪恶的子弹向他飞来,崔团长当场中弹牺牲。”

1989年《江海英烈》与1992年《江苏省革命烈士传选编(解放战争时期)》则记载,1946年8月,他带领两个连从金沙出发,赶到林梓、丁堰区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立即率队返回,到达陈家酒店休息。由于国民党保安队羌九部住宿在那里,双方遭遇后,发生激战。崔德耀立即指挥部队奋战,把石桥上的敌人打得狼狈而逃。正当他要乘胜追击时,不料又有一股敌人从北边冲过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1993年《江苏革命史词典》:“1946年8月,(崔德耀)率部同国民党保安队在陈家酒店发生遭遇战,不幸牺牲。”

1996年《南通县志》有两处记载崔德耀,综合起来说是他于1946年8月22日率部去林梓、丁堰执行任务,回师中,在西安镇休息时猝然遭遇国民党保安队,战斗中腹部中弹,光荣牺牲。

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一书附录《第三野战军团职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记载“1946.8.22,江苏省陈家酒店战斗牺牲”。

1999年《南通盐业志》:1947年“夏率部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在陈家酒店休息,突遭国民党保安队偷袭,反击时中弹

牺牲”。

1999年烈士家乡《邹平通史》:崔德耀于“1947年夏,在南通县陈家酒店战斗中壮烈牺牲”。

2000年《南通市军事志》:“1946年8月,他带领两个连到林梓、丁堰去执行任务,与国民党保安队羌九部遭遇,在战斗中牺牲。”

2014年《江苏省革命遗址通览》:“1947年夏,崔德耀带领两个连队从金沙出发,赶赴林梓、丁堰执行任务。返回途中休息时,遭到国民党保安队袭击……”

2015年《新四军战史》一书附录《新四军团职以上烈士英名录》中:“1946.8.22,江苏南通战斗牺牲”。

此外,在如东县德耀小学校园,有一座建于1983年的崔德耀烈士纪念亭,亭中竖碑,碑身背面祭文末句为“1947年在南通西亭战斗中壮烈牺牲”。

根据以上记载,不仅无法确认其牺牲地点与交战对象,且在牺牲时间上又产生了新的疑问,让历史真相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民间忆痕,亲历者见闻里的战斗场景

2023年10月5日,在通州西安镇区的一幢临街小楼里,耳聪目明的吴治中老人(1935年生)讲述了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少年经历:

酒店大桥向南到菜市场的这条路,过去是运盐河的一段河面,我家的油米店“协泰昌”就位于桥南河西第一埭。店门前横跨运盐河的是一座四米多宽的东西洋桥——西安桥,桥身为木制,呈拱形,中搭是平的。每遇大水,需八个人抬起中搭板下的龙骨,往来于此的大船才能通行。

吴浦云的两则日记,不仅补充了诸多战斗细节,还明确了崔德耀牺牲的时间与地点,为笔者探寻真相提供了有力的民间记忆支撑。

除了他时隔近80年的回忆,当年住在姜家油榨西南约400米处的吴浦云(1897—1976)对此也曾有记录。现将其当天的日记择要录之:

(1946年)七月二十六日(按:即公历8月22日),晴,热。

(上午),北邻为打水纠纷约余再去调解。坐甫定,闻镇上枪声大作,北、东亦有零星枪声,机枪、盒子(枪),手榴弹杂投,弹飞声经屋上呼呼然……约二小时……归而与邻人探问,任三曾参加抬运(新四军),(任三)来述与伤兵谈话,曾在如皋打仗。后传闻新四军为南通县警卫团一连人(108——原注),由如境过北往东,死伤者确在十五六人之多,崔团长亦死于役。

两天后,吴浦云根据新获取的信息再次记录:

遇姜有三、姜有田等,日前在镇国共遭遇战开战情形闻得确息:县警团近三百人由丁堰开回,甫抵镇,预备午膳,忽与国军遇。国军清晨由镇向北,至此时南返,近镇时已知(新)四军在镇,而(新)四军不知也,分两队,一队8人,由镇中向南冲锋,一由河东向东南而去……大个子团长拟过大桥东行,中弹于腹部,死于刘曜西宅内,(警卫团)死伤共18人之多,国军仅死1人或云未死,伤1人。市上门、壁、墙垣枪弹如蜂孔,未伤一人,诚大幸也。

吴浦云的两则日记,不仅补充了诸多战斗细节,还明确了崔德耀牺牲的时间与地点,为笔者探寻真相提供了有力的民间记忆支撑。

敌方记录,历史迷雾之中的真相一角

史学有“孤证不立”之说。笔者经继续搜寻,又在当年8月24日的《五山日报》上找到了有关报道:

严中队长于二十二日上午二时率部搜索清剿……七时三十分,以我任务完毕,乃循双桥、酒店回防。于距酒店一千公尺时,获情报匪军三连已占据酒店。我严中队长歼敌尤切,乃令全队分二队向该地攻击,旋即冲入洋桥,攻抵十字街口,展开激烈巷战……(共军)伤亡五十名以上,内有南通警卫团团长崔云岩一名,大个子团长拟过大桥东行,中弹于腹部。突然,河东有人向号兵射击,号兵一转身就向驻地飞奔,听到枪声的警卫团队伍也迅速从姜家油榨追来。看到大个子团长带着队伍上桥向东冲去,河东的人也朝这边打枪,吓得我赶紧躲进屋子,我娘连门都来不及赶上,一把拉着我藏到了后屋的床背后。同时就听到外面“噼里啪啦”打了起来。

枪声停下来之后,等到新四军进屋搜索,我们才从床背后出来。再看桥东,大个子团长就躺在桥尾屋子南边的刘曜西家。

后来听说团长姓崔,而那十几个国民党兵是下乡巡逻时从河东经过,与新四军偶然相遇,就有了这场交火。

作为见证者,吴治中老人为还原崔德耀牺牲经过提供了生动的细节。

通城历史上的两大会馆

□嘉玺

南通之有会馆,大约始于明朝末年。会馆是由侨寓南通的官绅及在南通经商的外省或本省镇江、南京地的商贾集资购地兴建的,旨在联络乡谊,并给出门在外的自家“老乡”提供一点食宿上的方便。

中国人一贯以来就对桑梓之地抱有深厚的感情,当个人在外地功成名就或发财富家,是不会自私到只顾自家而忘了家乡的,总会想着为老家人做点事情,于是“同乡会馆”就应运而生,既睦乡谊,又通声气,真是乐而不为哉!

会馆多少,与这一地方的政治、经济繁荣有关,首善之区、省城、经济商贸中心这类地方,各地的会馆就必须会有。

南通的会馆最多时有十多家,清末民初尚有会馆七八处,比较有名的有新

安会馆、京江会馆、江宁会馆、溧水会馆、山西会馆、江西会馆等几处。

新安会馆、京江会馆是当时通城规模最大的两所会馆,且都建有附属小学:新安会馆建有“新安初小”(解放后并入西濠小学)、京江会馆建有“京江旅通完全小学”(即京江小学,解放后并入西街小学)。因建设同乡会馆的目的就是团结同乡,谋求公私、提倡义气,故同乡会馆多数供奉关羽。

通城“京江会馆”建于清朝中期。“京江”系镇江古名,人们多称它为“镇江会馆”。

该会馆有屋宇20多间,前有小戏台,

后殿之东有魁星阁,厅上有“义参天地”四字横匾,后殿供奉关帝塑像。每年

农历五月十三日也做“关帝会”,会馆对

外开放。清